

馬華文學的再出發

吳岸 著



馬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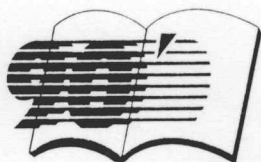
華人中心

I738.06f
20103

馬華文學的再出發

吳岸 著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②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作者： 吴岸

出版：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印刷： 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150 KUCHING, SARAWAK.

版次： 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M \$ 8.0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目录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1
马华文学的展望	14
诗人与社会	22
《盾上的诗篇》新版自序	31
《城市与芦苇的梦》序	38
序融融著《脉脉斜晖》	43
序关渡诗集《雕泪》	47
序中学生诗集《向地球辞行》	55
序诗集《把童心溶在诗里》	59
趁暗流卷来的刹那	62
陈蝶印象	72
愿日子永远温馨	79
蔡曙鹏博士与《复国历险记》	83
渲泻的生命	90
春的信息	97
出席第二届亚华作家会议侧记	102
访乌士曼·阿旺于病中	108
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	112
砂华文学的独特性	118

馬華文學的再出發

一九九〇年五月廿六日在《全國寫作人交流會》上的演講

南洋商報今天主辦這個「全國寫作人交流會」，我很榮幸受邀請作專題演講，但今天在座的都是當代馬華作家，發表演講恐怕不是我所能勝任的事，既然這是個交流會，我就以自己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提出來與各位交換。

經過了許多年的創作實踐，在九十年代剛剛開始的這個時刻，如果你也像我一樣回顧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所走過的文學道路，我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感到，我們的文學，不論是個人的創作，或者作為整體的馬華文學，都處在一個需要再出發的時刻。

八十年代我們見證了一個迅速走向現代化的社會，但也見證了一個迅速走向非人化的社會，見證了正義的幻滅，信仰的崩潰，見證了前所未見的人的醜惡與社會的奸詐，其程度竟至有時使我們懷疑，這世界是否還有真理，還有良知和愛。

有人因此而悲觀了。但我始終是並不悲觀的。因為我相信，至少在文學的領域中，作家是人類之中有良知的，

堅持真理，擁有愛和溫暖的人。他們不以某種假借正義的手段圖謀私利，他們關心社會，以自己的微弱的心力，在自己作品中試圖給這個地方這個時代一點光明，一點溫暖，即使是那麼一點點而已。

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作家的無奈，不能不承認文學在現代社會的無奈。在這瞬息萬變，紛繁複雜的歷史和現實中，在每日每時搶着登上頭條新聞的駭人聽聞的社會事件的包圍中，我們的筆墨，是何等的軟弱無力。

而歷史是那樣的無情，昨日的血淚，今天已經模糊，又被今日的血淚所掩蓋，乾固成廢紙堆中再也尋找不回嘆息。社會上多少的悲歡，多少的壯烈，便都成了湮遠的事。就以八十年代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件來說吧，我們既是歷史的見證者，我們應當記憶猶新。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發生了多少驚心動魄的事件，馬華黨爭，合作社風暴，其間多少事件，給華族社會留下多少的創傷。但多少不幸者的號叫，在我們的筆下成了啞然，多少豪奪者的罪惡，依然在歷史上張揚炫耀。作家除了堅持真理與良知之外，我們又曾經以我們的筆，為我們所見證的歷史和正在見證的現實，留下什麼呢？

我想起我們的前輩作家。

“從半山巴去吉隆坡市區，經過監獄的旁邊，你仰起頭來，向那監獄樓上鐵柵看去，便可以看見裡面塞滿了赤膊裸體的白種士兵：有的兩手緊握住鐵柵呆瞪瞪地向外界凝視；有的在裡面擁來擠去，好似鷄籠裡的鷄群一般；原

來這間監獄已被日軍用作俘虜集中營了……”這是馬華前輩作家林參天在一九四七年寫的小說《餘哀》中歷史背景。

“經過了一段綿綿不斷的爛椰芭。迷迷離離的沙灘上給那冰冷冷的新月，掩掩映映的露出半明半暗的慘白。兀，一堆黑壓壓的東西在沙灘上蕩湧……”這是葦暈先生在距今三十九年前為描繪烏鴉港的黃昏裡一位老漁夫的命運的序幕。

歷史在他們的筆下依然有血有肉。

將近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馬華文學已經到了九十年代。讓我們回看我們今天的情形又是怎樣？

曾經抱怨華社冷漠與不關心的馬華文壇，近幾年來情況已經有很大的改善。馬華作家的地位似乎已經提高，不少的鄉團熱心資助文藝創作比賽，獎金也相當豐厚，各地都有文藝研討會或文藝營活動。從文學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種客觀條件的改善，大大有利于馬華文學的發展。然而從這些年來馬華文學作品欠收的情況看，現階段的馬華文學實際上還是處於一個停滯的狀態。

現時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我們不少的作家比較熱衷於文學的社會活動，而不熱衷於文學創作，所以幾年來，文學活動雖然頻繁，馬華作家創作的成就，不論在數量還是質量方面，都是差強人意。

這是個值得寫作界正視的問題。為了推動文學運動，有些文學的社會活動是需要參與的，但我覺得作為文學事

業的主體的作家，不可不從事文學創作，從事對文學美學，文學哲學，文學批評等的研究。現在文壇上的不少作家，其實是文學活動家，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作為一個作家，你必須創作，必須向讀者拿出你的詩、你的散文、你的小說或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而一個文學運動的發展，其決定的因素，也在於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的數量與質量。我們似乎缺少了我們的前輩作家那種對文學創作的虔誠和獻身精神。

社會已經對馬華文學和馬華作家表現了前所未有的關心了。現在應是馬華作家自問是否關心社會的時候了。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國的社會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單就我們自己所熟悉的華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尤其巨大，其中包含多少爭斗，多少傾軋，多少挫折，多少悲歡，多少離亂。這些變化，在我們馬華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什麼程度的反映呢？不錯，我們曾有一些作品，包括詩、散文和小說作品，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生活面貌，如社會動亂、政黨鬥爭、經濟風暴、華教處境以及移民事件等社會問題，但是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非常有限。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至今還未能產生既有時代性又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具有震撼性的文學作品。我們似乎落後於我們的馬來族作家，也不如我們的前輩作家在前一時代的成就。

現階段的馬華文學，存在着兩種令人憂慮的主要發展趨勢，第一種趨勢是文學作品社會性的低落，第二種趨勢

是馬華文學的獨特性的逐漸喪失。

華文報章從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出發，逐漸着重於刊登消閒性的文章，副刊大量轉載香港台灣的有味道文章。一些年輕作者，在外來思想的影響下，媚外和殖民思想日益濃厚，他們的文章，越來越遠離馬華文學的傳統與我國的社會現實。

現時的文壇，還是如孟沙先生六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熱鬧背後的隱憂」。報刊上充滿消閒性的文章。許多寫作人忙於填充專欄，忽略或竟至忘記了小說、散文和詩歌的文體創作。

也許有人會問，我國報章上許許多多的專欄作家，不是非常關心社會，每天都對社會上剛發生的小事件，發表意見嗎？他們的確是在關心社會，但我以為這裡有一個文學體裁的問題，還有一個對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的揭示的深度問題。一般上說，除了少數專欄作家的作品在形式內容上達到文學所要求的高度外，許多社會評論，都成了千篇一律的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談。這樣就很難創造出具有時代性與社會性的藝術形象，很難產生小說、詩、散文等文學基本體裁的文學作品。

以詩而論，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渡過十年牢獄生活後重返社會時，發覺馬華詩壇已經與過去不同。大量的現代詩取代了以往的寫實詩。我並不排斥現代詩的創新的技巧，但我很驚奇於現代文學在內容上之過份脫離社會。

也許也有人會問，這樣說難道也否定現代文學的社會

性嗎？

我認為現代文學的確有它的一定的社會性，這是不能否定的。馬華文壇上的現代主義文學，有它的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原因。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與其他外來文學思想之被引進，是外在的因素，而造成這種外來思潮之能在本土滋長的內在因素，則是我國國內社會政治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必然的反映。社會運動的陷於低潮，華族在國內政治與社會的急遽變遷中，遭遇嚴重衝擊，暴露民族的劣根性，使族人陷於徬徨的歷史的十字路口，而知識份子對此尤其敏感的。這是初期現代文學在我國產生的社會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文學並未完全脫離社會，因為即使是如鄉愁、黑暗意識、孤絕感、死亡、性苦悶等的現代文學主題，也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自我的角度，反映了華人社會一部份人的心態。但囿於它的狹小的自我與消極性，它與社會存在着很大的距離。它不但遠離現實社會，更重要的弱點是如陳映真所說的缺乏一個「健康的倫理能力」。

我無意在這裡非議現代文學，只批評現代文學曾經存在的脫離社會的弱點。它有它的優點。事實上，那時馬華文壇上的現實主義文學，也處在老化或僵化的階段。它在形式上的舊框框，也使它無法反映已經變化了的現代社會的現實。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在南洋商報與大馬作協主辦的文學講座會上曾經說過，現代派對現實主義傳統的對抗，客

觀上也不是壞事，它激勵了現實主義作家檢討本身的缺點，尤其是在寫作技巧方面存在的弱點，尋求新的突破。兩種不同文學思想在互相排斥中互相滲透，促進了馬華文學的發展。而作為一個由現實主義開始的詩作者，我以我的創作實踐，在這種衝突中尋找出路。我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詩集《達邦樹禮贊》是我那時的一項嘗試。

這些年來，我國的現代文學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一些作者如傳承得、游川、方昂等已經在把現代詩與社會結合的努力中，做出了成績。雖然如此，就整體而言，馬華文學依然面對着上述的社會性低落的趨勢。

另一方面，擁有六十多年的發展歷史，在世界華文文學中逐漸形成一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馬華文學，也在逐漸喪失它的獨特性，喪失它的民族性與地方性特徵。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在馬華文學史上開展的有關「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論爭，曾在思想意識上使馬華作家認識到馬華文學應該有的獨特性。但是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在我們的國家脫離了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獲得獨立後三十多年的今天，「馬華文學」的特徵却顯然地悄悄被另一種「殖民文學」所取代。

你也許會說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避免的代價。但我以為，一個社會的經濟越發達，越趨向世界化，在文化上，當然包括在文學上，它就越應該保持和發揚它的民族傳統特徵與地方性色彩。因為正是這種特徵才能使它立足於世界文化與文學之林，並豐富世界文學的寶庫。從藝術

的觀點看，正如事物的特殊性之構成其一般性一樣，文學的民族性、地方性與時代性，不僅不減損藝術的永恒性，恰恰是構成藝術的永恒性的重要因素。

我自己是很主張文學的地方性特徵的。我以為不僅馬華文學要有馬來西亞的地方性特徵，作為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的砂勝越華文文學，也應該有其不同與國內其他地方的地方性特徵。這是由砂勝越特殊的地理環境、社會與歷史背景、民族組成及風土民情所決定的。

或者現在是我們需要提倡鄉土文學的時候了。正如王拓所講過的：「一個作家寫東西必須有一個立腳點，這個立腳點就是他的鄉土。」這樣說並不是拒絕接受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學的優點，相反的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吸收外國文學的養份和技巧，但這種吸收是在以自己的鄉土為立腳點的基礎上來進行的。

我們應該在這個發展迅速的社會中，避免喪失一個本來較為弱小的文化特徵。我們應該有遠見。外國已經有先例。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拋棄傳統，盲目追求西方文學新潮流，以為這樣可以使文學走向現代化，結果發現適得其反，終於又提出保存國粹，以回歸古典作為規範日本文學的根本。台灣也是一個例子。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走了很遠的橫的移植的媚外道路後，還是要走回歸路。像余光中詩中所寫的：「盲丐回頭，一步一懺悔／腳短路長，從前全是錯路／一支簫哭一千年／長城，你終會聽見，長安，你終會聽見。」

我們不但有很豐富的文學題材，也有很豐富的文學傳統。我指的馬華文學的傳統。很多人覺得傳統應該到中國文學中去汲取，不知道我們自己也有。年輕一輩的作者有的不僅覺得年老一點的作家的作品已經落伍，事實上是認為方北方和葦暈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大馬作協所舉辦的源頭活水或者松柏常青活動，正如文學史展一樣，不過是一種懷舊或敬老的形式而已。事實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就意味着它的傳統的存在。文學和其他一切文化樣式一樣，都是人類求生奮鬥的記錄。前輩作家的文學作品不但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馬新社會發展的生活面貌，也記錄了族人反抗壓迫的可貴的精神面貌，不僅是今天人們研究歷史和從事文學創作的借鏡，也是今日我們反對壓迫爭取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它們都是我們重要的文化遺產。我們常說要尋根，難道那也不是我們的根嗎？不少的外國學者現在正在研究六十多年歷史的馬華文學，在澳洲的莫椅梅女士從馬華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即林參天的《濃烟》中，研究早期馬來亞華人社會的歷史。難道我們自己對自己文學的傳統一無所知，最後還必須從外國學者的研究中去尋找傳統嗎？

我們現在已無須爭論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誰好誰不好的問題。經過這許多年的觀察與實踐，我們也許已經看出它們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每一個作家都有權利選擇自己認為最能表達自己的藝術手法。一個思想開放的作家，總不會固執於固有手法的缺點，更不會排斥來自其他流派的技

巧上的長處。而事實上一個虔誠的藝術家總是在整個人類的藝術的世界及發展的長河中，在歷史與現實，在古典與現代，在東方與西方的復雜的經緯中，尋找自己的方位，尋找自認為最適於表現他與他的時代的藝術手段。如果說，藝術需要的是百花齊放，它應基於這種藝術創作的自由。

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社會是這樣，作為表現生活內容的藝術形式與技巧本身也不斷在創新和發展。所以，現實主義作家未必就對現實社會有充份的理解，恰恰相反，他們往往跟不上迅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特別對現代人的思想和心態缺乏了解。現實主義作家不但面對如何突破舊形式的束縛的問題，同時也面對一個理解現實社會的問題。同樣的道理，現代主義作家在突破了自我的小天地之後，在運用他們的創新的文字技巧來表現社會生活時，則顯然存在着一個如何認識與揭示事物本質的問題。而當他們的筆觸轉向表現社會題材時，也不可避免發生了技巧上的新的問題。內容和形式，思想和藝術，總是互相矛盾的。過份注重技巧的，往往忽視了內容，反過來說，過份強調內容的，又往失之於藝術的粗糙，後者甚至表現於某些已有很高技巧水平的現代詩作者，當嘗試以社會生活為題材的詩時，藝術技巧反而相對比以前顯得低落。這裡說的是一般的情形，不是絕對的。作為一個生活與藝術的追求者，我們在充份理解這種矛盾的不可避免性的同時，當然只有尋求內容與形式，思想與藝術的盡可能的統一。

歷史已經進入九十年代了。這個時代真是像狄更斯在

《雙城記》開頭所說的“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具有六十多年歷史的馬華文學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也面對着最好與最壞，智慧與愚蠢的決擇。一些外國的學者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宏觀我們的文學，似乎比我們自己看得透徹。中國學者王振科在八八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屆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會議上曾這樣說：“新馬華文文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歷史，業已成為世界文學系族中一支具有獨特品格的分脈，越來越為世人所矚目。這一獨特品格鑄成新馬華文文學的民族性特徵。在當今這個信息流變極其迅速的時代，在新、馬這一高度開放的社會土壤里，新馬華文文學若能強化自主意識，發揚自己的獨特品格，堅持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性特徵，那麼，就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它是前程似錦的，如果對自己的民族性特徵缺乏自主意識，放棄或弱化自己的獨特品格，放任自己在百川匯集的時代和社會的旋渦中飄泊沉浮，那麼，也會有挫折、停滯或夭折，泯滅的危險。”

從我上述所分析的現時馬華文學作品逐漸脫離社會和逐漸喪失其獨特性的現象與趨勢看，我覺得王振科的這種看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馬華文學應該在其六十多年的發展歷史具有獨特性格的道路上，在世人的矚目中繼續探索自己前進的方向，還是在離開本國社會的現實土壤與拋棄傳統的無根的飄泊中成為另一種殖民的文學，這個決擇已經落在九十年代馬華作家的身上。

現階段的馬華文學，是處在需要再出發的時候了。

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越來越非人化的社會，作家是應該把他的良知與愛心通過在文學上的更大的努力來照亮社會和人群的時候了。我們似乎應該更多地學習我們的前輩作家，學習他們的出自於歷史使命感和藝術使命感的對文學創作的虔誠與執着，那種契而不捨寫作態度。馬華文學已經贏得了社會的關心，現在是我們馬華作家關心社會的時候了。如果我們對我們國家中的衆生的處境與前途仍舊漠不關心，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求社會給予作家特殊的待遇？而如果社會對我們期望的結果，並不是反映社會反映民衆生活的文學作品，而是作家的自我悲鳴或一堆堆的文字的遊戲，我們是有愧於我們的時代的。

我們的再出發的文學，應該是一種更具有社會性和時代性，具有包含民族性與地方色彩的獨特性的文學。這種文學應該在內容與技巧上都超越我們的前輩作家的成就。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時代越發展，社會越複雜，也意味着文學的題材越豐富。一個上海灘，到今天仍有寫不完的故事，更何況馬來西亞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在文學題材上仍是個未被作家好好開發的寶藏。我們的文學技巧，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相互排斥相互吸收的自我完善的過程中，已具備了超越前人的優越條件。更何況處在像我們這樣開放的國家，一個肯求上進的作家，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從傳統，從現代，從曾經封閉的中國大陸，從走過現代的台灣，從東方，從西方，從國內其他民族，甚至從遙遠的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學中，汲取爲自己所需的養份。

九十年代的馬華文學，應該產生具有自己民族特徵的不愧我們的時代的小說、詩、散文、雜文、戲劇等文學作品。時代負予我們作家、我們的文學團體和文化機構以很大的期望。不用說，對象「南洋商報」這樣一家曾經在馬華文學發展歷史上扮演搖籃和媒姆的角色的華文報章，我們的期望是更大的。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五日

主辦當局要我談「馬華文學」，這題目實在很大，談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大，範圍也很廣，因為它牽涉到有關文學創作，文學美學，文學史和文學社會學等一系列重大的課題，談起來不是我所能勝任的。好在這個問題中有關文學社會學的一些課題，諸如馬華文學在國家文學中的地位問題，華文教育的前途與馬華文學的關係，馬華文學與華社的關係，馬華作家的社會地位、待遇、稿費，以及其他諸如文學團體、文學刊物、文學研討活動、創作比賽、獎金、出版、發行、銷售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經常有人提出討論過，因此，我今晚就只着重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談一點我認爲對馬華文學發展前途關係密切的問題的看法，和在座的各位一同探討，希望能對馬華文學，起一點推動的作用。

很諷巧的，在我們探討馬華文學的前景的時刻，在我國正先後舉行着一系列的馬華文學盛會。備受注目的由本年度全國粵青小說獎工委會主辦的「馬華小說工作營」，